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花月痕

### 第十回 兩番訪美疑信相參 一見傾心笑言如舊

話說端陽這日，荷生營中應酬後，劍秋便邀來家裏，綠玉山房小飲。兩人暢敘，直至日色西沉，纔散開閑步。荷生見院子裏遍種芭蕉，綠蔭匝地。西北角疊石為山，蒼藤碧蘚，斑駁纏護。沿山凸凹，池水漣漪，繞著一帶短短紅欄。欄畔幾叢鳳仙，百葉重臺，映著屋角夕陽，別有一種裊娜之致。

劍秋因想起《芳譜》，便說道：「荷生，你的《芳譜》近來又有人出來重翻了！」荷生驚訝道：「這又是何人呢？」劍秋道：「如今城裏來了一個詩妓，你是沒有見過的。又來了一個大名士，賞鑒了他，肯出三千金身價娶他，那秋痕如何趕得上？這《芳譜》卻不是又要重翻麼？」荷生笑道：「果然有這詩妓，有這闊佬，我也祇得讓他發標。祇是太原地方，我也住了半年，還有甚麼事不知，你哄誰呢！」劍秋道：「我給你一個憑據吧。」說著，進去半晌，取出一把折扇，遞給荷生道：「你瞧。」荷生看那扇葉上，係畫兩個美人，攜手梧桐樹下，上面題的詩是：

兩美娉婷一聚頭，桐蔭雙影小勾留。

欲平紈扇年年恨，不寫春光轉寫秋。款書「劍秋學士大人命題，雁門采秋杜夢仙呈草。」笑道：「你這狡獪伎倆，我不知道麼？這個地方果有采秋這樣人，我韓荷生除非沒有耳目罷了，還是我韓荷生的耳目，尚待足下薦賢麼？」劍秋也笑道：「我這會就同你去訪，如有這個人，怎樣呢？」說畢，便吩咐套車。

此時新月初上，一徑向愉園趕來。兩人酒後，何等高興，一路說說笑笑，不覺到了愉園。劍秋便先跳下車，親自打門。約有半個時辰，纔聽得裏頭答應道：「姑娘病了，沒有妝梳，這幾月概不見客，請回步吧。」劍秋再要問時，雙扉閉月，寂無人聲。

劍秋掃興，祇得將車送荷生回營。荷生一路想道：「此地原祇秋痕一個，那裏還有甚麼詩妓？就如那一天呂仙閣所遇的麗人，可稱絕艷，風塵中斷無此人！劍秋遊戲三昧，弄出甚麼詩扇來，想要賺我，呆不呆呢！」荷生從此，把尋花問柳的念頭，直行斷絕了。

一日，劍秋便衣相訪，又說起采秋如何高雅，如何見識，如何喜歡名下士。荷生不等說完，冷笑道：「算了！人家說謊，也要像些，似你這樣撒謊，甚麼人也賺不過。」

這一席話，把劍秋氣極起來，說道：「我好端端和你說，你盡說我撒謊，我今日偏要拉你，去見了這個人，再說罷。」荷生笑道：「你拉我到那裏，倘他又做了閉門的泄柳，你這冤從何處去訴呢？」劍秋拍掌道：「今日再不能進去，我連『歐』字也不姓了。」荷生看他上了氣，便也似信不信的問道：「你坐車來嗎？」劍秋道：「我今天是搭一個人車來的，回去想坐你的車。」荷生道：「我們騎馬罷。」劍秋道：「好極。」於是荷生也是便衣，借劍秋由營中夾道出來，二人各騎上馬，緩緩行來。

剛到菜市街，轉入愉園那條小胡同，正要下馬，便遇著杜家保兒說道：「姑娘還願去了，歐老爺同這位老爺進去吃一鍾茶，歇歇吧。」荷生道：「我不去了。」劍秋氣極，說道：「今天見不了這個人，我也要你見見他的屋子。」便先自下馬，和荷生步行，轉了一圈，便是愉園。

保兒領著走進園來，轉過油漆粉紅屏門，便是五色石砌成，灣灣曲曲羊腸小徑。纔到了一個水磨磚排的花月亮門，保兒站住，說道：「有客！」裏面走出一個垂髻丫鬟，保兒交代了。

荷生、劍秋隨那丫鬟進得門來，卻是一片修竹茂林擋住，轉過那竹林，方是個花門。見一所朝南客廳，橫排著一字兒花牆，從花牆空裏望去，牆內又有幾處亭榭。竹影蕭疏，鳥聲聒噪，映著這邊庭前罌粟、虞美人等花，和那蒼松、碧梧，愈覺有致。

轉到花廳前面，是一帶雕欄，兩邊綠色玻璃，中間掛一絳色紗盤銀絲的簾子。丫鬟把簾掀開，兩人進得廳來，隨便坐下。見上面一個匾額，是梅小岑寫的「清夢瑤華」四字。上面掛著祝枝山四幅草書，兩邊是鄭板橋墨跡，云：

小飲偶然邀水月，謫居猶得住蓬萊。中間一張大炕，古錦斑斕的鋪墊。几案桌椅，盡用湘妃竹湊成，退光漆面。兩邊四座書架，古銅彝鼎，和那秘書法帖，縱橫層疊，令人悠然意遠。荷生笑道：「倒像個名人家數！」

祇見兩個清秀丫鬟，年紀十二三歲，衣服雅潔，遞上兩鍾茶，笑嬉嬉的道：「我娘呂仙閣還願去了，失陪兩位老爺，休怪哩。」荷生見了丫鬟說出「呂仙閣」三字，心中一動，便問道：「這是甚麼時候許的願心？」丫鬟說道：「就是我媽病重那幾天許的。」劍秋道：「你媽這會大好了麼？」丫鬟道：「前個月十七八這幾天，幾乎不好，我娘急得要死。如今託老爺們福，大好了。」

荷生想道：「我逛呂仙閣那天，不是四月十八麼？難道那麗人就是采秋？你看他住的地方，如此幽雅，不是那麗人，還有誰的？」便笑向劍秋道：「非有卞和之明，不能識荆山之璧；非有范蠡之智，不能進苧蘿之姝。是你和小岑來往的所在，這人自然是個仙人了！」劍秋也笑道：「你如今還敢說我撒謊麼？」荷生笑道：「其室則邇，其人甚遠。」說著，便站起身來，走向博古廚，將那書籍字帖翻翻，卻都是上好的。劍秋一面跟著荷生，也站起來，一面說道：「人卻不遠，祇要你誠心求見吧。」就也看看博古廚古董書帖。

停了一會，把茶喝了。劍秋便向那兩個丫鬟道：「你娘的屋子，這回投在水榭，還是在樓上哩？」丫鬟道：「我娘要等荷花開時，纔移在水榭，如今現在春鏡樓。」荷生道：「好個『春鏡樓』三字！不就是從這裏花牆望到那一所麼？」劍秋笑道：「那是他的內花廳。從內花廳進去，算這園裏正屋，便是所說的水榭。由水榭西轉，纔是他住的春鏡樓哩。」

又閑話了半晌，采秋還不見來。荷生向劍秋道：「我今日飯後，營中公事不曾勾當，就被你拉到這裏來，改天我過你，再來作一日清談，如今去吧。」劍秋也就移步起來。

祇見那丫鬟道：「歐老爺，這位老爺高姓？我娘回來，好給他知道。」荷生笑吟吟的道：「你娘回來，說我姓韓，字荷生，已經同歐老爺奉訪兩次了。」丫鬟道：「老爺，你這名字很熟，我像那裏聽過來。」那一個丫鬟道：「年頭人說，減那回子三十多萬人，不是個韓荷生麼？」這一個丫鬟便道：「我忘了！真是個韓荷生。」劍秋笑向荷生道：「你如今是個賣藥的韓康伯。」荷生也笑著，借劍秋走了。

這晚采秋回家，聽那丫鬟備述荷生回答，便認定呂仙閣所遇見的，定是韓荷生。荷生回營，細想那丫鬟的話及園中光景，與那呂仙閣麗人比勘起來，覺得劍秋的話句句是真，也疑呂仙閣所見的，定是采秋。

次日，挨不到三下鐘，便獨自一人來到愉園。采秋也料荷生，今日是必來的。外面傳報進來，叫請入內花廳。便是昨日遞茶那個丫鬟，笑盈盈的領著荷生，由外花廳到了一個楠木冰梅八角月亮門。進內，四面遊廊，中間朝東一座船室，四面通是明窗，四角蕉葉形四座門，係楠木退光漆綠的。室內係將十二個書架，疊接橫陳，隔作前後三層。第三層中間，掛著一個白地灑藍篆字的小橫額，是「小鄉孃」三字。北窗外，一堆危石疊成假山，沿山高高下下，遍種數百竿鳳尾竹，映著紗窗，都成濃綠。上接水榭，遙見池水粼粼，荷錢疊疊。

荷生此時，祇覺得芸香撲鼻，竹影沁心。林風蕩漾，水石清寒，飄飄乎有凌雲之想。那丫鬟不知幾時去了。又有一個丫鬟跑來，荷生一瞧，正是呂仙閣所遇的十四五歲侍兒。便笑吟吟的問道：「你認得我麼？」那侍兒卻笑著不答而去。又停一回，遠遠聽得環佩之聲，卻不知在何處。

荷生站起來，從向北紗窗望去。祇見那侍兒扶著采秋，帶著兩個小丫鬟，從水榭東廊，裊裊婷婷向船室東北角門來，正是呂仙閣見的那個美人。人影尚遙，香風已到，不知不覺的步入第三層船室等著。那侍兒已推開蕉葉的門，采秋笑盈盈的說進來道：「原來就是韓老爺，我們在呂仙閣早見過的。倏忽之間，竟隔有一個多月了。」

荷生這會覺得眉飛色舞，神采奕奕有光，祇是口裏轉說不出話來。半晌，纔答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！我是奉訪三次了。」采秋笑道：「請到裏面細談罷。」說著，便讓荷生先走。

小丫鬟領著路，沿著西邊池邊石徑，轉入一個小院落。面南三間小廳，卻是上下兩層。荷生站在院中，那小丫鬟先去打起湘簾，采秋便讓荷生進去，上首椅上坐了。采秋自坐在靠窗椅上，說道：「昨辱高軒枉顧，適因為家母還願，所以有慢」，尚未說完，荷生早接著笑說道：「不敢，不敢！今日得睹芳姿，已為萬幸。」采秋道：「昨日不是同劍秋來麼？」荷生道：「那是敝同年，今日急於過訪，故此未去約他。」采秋過：「劍秋月前到此，談及韓老爺文章風採，久已傾心。」

荷生聽到此，便急問道：「劍秋怎麼說呢？」采秋正要答應，荷生重又說道：「還有一言，我們一見如故，以後不可以老爺稱呼，那便是以俗客相待了。」采秋笑道：「能有幾個俗客，到得這春鏡樓來？」荷生道：「正是，我們何不登樓一望？」采秋便命丫鬟引著，從左首書架後，上個扶梯，兩邊扶手欄杆，均用素綢纏裹。

荷生上得樓來，祇見一帶遠山正對著南窗，蒼翠如滴。此時采秋尚未上樓，便往四下一看，這樓係三間中一間，南邊靠窗半桌上，一個古磁器，盛滿水，斜放數枝素心蘭、水梔等花。上首排著一張大理石長案，案上亂堆書本、畫絹、詩箋、扇葉，和那文具、畫具。東首窗下，擺著香梨木的琴桌，上有一張梅花斷紋的古琴。隨後聽著扶梯上，弓鞋細碎的響，采秋也上來了。

此時荷生立在窗前，采秋正對著明窗，更顯得花光側聚，珠彩出生。頭上烏雲壓鬢，斜簪著兩個翠翹，身上穿件淡青春羅夾衫，繫著一條水綠百折的羅裙。因上樓急了，微微的額角上，香汗沁出，映著兩頰微紅，更覺比呂仙閣見時，又添了幾分嬌艷。

便讓荷生，坐在長案邊方椅上，自己坐在對面。那侍兒送上兩鍾龍井茶，采秋接過，親手遞給荷生。荷生一面接茶，一面瞧這一雙手：丰若有餘，柔若無骨，宛然玉筍一般。怕采秋乖覺，祇得轉向侍兒，說道：「你芳名叫做甚麼？」采秋道：「他叫紅豆。」荷生道：「娟秀得很，婢尚如此，何況夫人。北地胭脂，自當讓君獨步！」

采秋道：「過譽不當，我知并門《芳譜》，自有仙人獨步一時了！」荷生笑道：「這是女學士不肯就徵，盲主司無緣受謗！」采秋笑道：「這也罷了。」半晌，又說道：「兒家門巷，密邇無雙，幾番命駕，恐未必專為我來。」荷生正色道：「這卻冤煞人了！江上采春，一見之後，正如月自在天，雲隨風散，不獨馬纓一樹不識門前，就是人面桃花，也無所謂劉郎前度。」

荷生正要往下說，采秋不覺齒頰起來，雙波一轉道：「說他則甚。」遂將荷生家世蹤跡問起來。荷生便將怎樣進京，怎樣會試不第，怎樣不能回家，怎樣到了軍營說了。采秋道：「此刻的意思，還是就借這軍營出身，還是要再赴春闈呢？」荷生便蹙著眉道：「元宵一戰，本係僥倖成功。我本力辭保薦，怎奈經略不從，其實非我心所願。」采秋點頭道：「是。」隨又歎道：「淮陰國士，異日功名自在霸王之上。荏弱女子，無從可比梁夫人。所幸詩文嗜好，結習已深，倘得問字學書，當亦三生有幸。不識公門桃李，許我杜采秋追隊春風，參入末座否？」荷生笑道：「這太謙了。」

先是荷生一面說話，一面將案上書本、畫絹亂翻。這會卻檢出一張扇頁在手，是個畫的美人。便取筆向墨壺中，微微一蘸，采秋倚案頭，看他向上面端端楷楷的，寫了一首七絕，道：

淡淡春衫楚楚腰，無言相對已魂銷。

若教真貯黃金屋，好買新絲繡阿嬌。款書「荷生題贈采秋女史」八字。

寫畢，說道：「貽笑大方！」又撫著琴道：「會彈麼？」采秋道：「略知一二。」荷生道：「遲日領教吧。」便走了。以後劍秋知道，好不訕笑一番。正是：

人之相知，貴相知心。

無曲中意，有弦外音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